



雷水莲 著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承续与嬗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成果（项目编号：11FC06YB）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

雷水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雷水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1 - 2555 - 7

I. ①中… II. ①雷…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475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嘉良

我国新时期文学涌现的一种夺目景观，是女性文学的空前繁盛。无论是女性作家数量之众，抑或是女性写作的发达景状以及女性文学品位的提升，都是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堪称创造了自有新文学以来从未有过的女性文学繁荣时期。与此相对应，此一时期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也呈空前热闹的气势，而且此种研究热还持续升温，至今未见消退迹象。文学研究作为文学实存状况的一种回应，在文学发达景况的背后涌动一股研究的热流，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女性文学研究热自有其形成的理由；而随着女性写作的不断深化，公众对其关注度越来越高，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自然也当被人们所期待。

在我看来，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化，重要的是必须对已然的文学现象作出深层次的学理探究，并经由详尽的论证与考辨，从中找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为未来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当今我国女性文学的繁盛景观，便可以从多个层面予以探究，而从学理层面能够启引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我国“当代期”女性文学形成突发性的繁盛局面缘何而来？如何看待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发展轨迹，并使其在不断的承续与嬗变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中国女性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关乎当今我国女性文学在历史坐标中的确切价值定位，进而找到其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雷水莲的这部学术专著《承续与嬗变——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从宏观视野着眼于女性文学自身发展问题的探讨，选取一个融合历史与现实的研究视角，即在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

中探究我国女性文学的兴变历程，揭示因“承续”显现出现的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延续性，凸显因“嬗变”产生的当代女性文学的新质与新貌，对诸种文学现象作了颇具学理性的论证，尤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突破性进展作出合乎逻辑的论说，这无疑有助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深入。

女性文学历史证明，中外文学史上存在不同类型的女性文学形态，取决于多重因素，关键是在于女性文学观念的嬗变，促成人们进行更合于“女性本体”的女性写作。尽管对于何为“女性文学”，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将其仅仅定位为女性写作的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类型，恐怕很难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此种权衡标准毕竟太过宽泛，它缺少一种质的规定性，很难对“女性文学”的意涵与特质作出本质意义上的界定，于是也就很难对不同类型“女性文学”的纯粹性作出实质上的区分。须知，我国古今文学中均不乏“女性文学”，然而古今女性文学的差距是何其之大，即便在“现代期”，我国的女性文学与西方的女性文学也不在同一水准上，其差距究竟缘何而生，倘只是以笼统的“女性写作”概念界定“女性文学”，就不能作出准确的回答。自输入西方的女性文学观念以来，人们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便逐步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尽管西方的观念不一定是金科玉律，特别是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还有趋于极端的看法，西方观念也有一个与本土阐释相融合的问题，但自融合外来思潮后，人们以“女性意识自觉”与“女性返归自身”等作为考量“女性文学”纯粹性的重要标准，毕竟有助于对“女性文学”自身特质的把握，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纳。就此而言，观照我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向，以确切的女性文学观念审视、评价不同类型的文学形态，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在把握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进程时，侧重于女性文学观念的嬗变促成文学形态的变化，便是一个较为可取的研究视角。全书从我国整体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化观念的生成、承续与嬗变入手，探讨不同时期女性文学的形态特征，揭示了中国 20 世纪女性文学呈现出一种脉络清晰、阶段分明的“层级性”演进态势，即由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觉醒，到现代期女性文学的成型，再到当代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嬗变，特别是新时期女性文本整体上呈现出超越性态势，显现出其逐渐融汇到世界女性文学大潮中的趋

向，如此阐述，就有可能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随着女性文学观念的日渐深化而变异的状况作出充分的论说。本书所论的整体框架，是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整合审视”，“整合”有利于历史承续性的探析，亦利于不同时段文学现象的比较，从而使文学的“嬗变”意义得以充分凸显。试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置于整体的文化背景下考察，“现代期”和“当代期”的不同内涵就会立时呈现。冰心、丁玲们的女性写作，甚至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与当今的林白、陈染的女性写作，以至于其余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相比较，其“嬗变”之突出，可谓一目了然。谢冕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分三个历史时代描述，即“女性觉醒争取女权的时代；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突出性征，女性返归自身的时代”，特别强调“当代期”女性文学“突出性征”的意义，认为此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密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便是从女性文学观的逐步深化作出的判断，据此特别强调“女性返归自身”之于女性文学独具的意义，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此而言，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进程的把握，从现当代的比较中作出判断，是较为可取的。因为“现代期”和“当代期”的女性文学形态的确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差异甚至强过任何一种文学类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进行现代和当代的比较研究，而在女性文学命题范围内，此种研究实有更显著更实际的意义。这取决于女性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自有其独特的文学形态和话语方式，也有其独特的生成背景和发展路径，故而对不同时段的文学特质尤有加以深究的必要。提出女性话语、女性写作，并不只是“性别差异”的问题，其自成形态，既非仅仅是基于“生理条件”的需要，也不只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而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全面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立场与策略，这就需要把女性写作放到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上加以审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由“五四”发端走上了自己独特发展的路径，但这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其间充满着曲折与艰辛，因为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是远远滞后于西方的，这预示着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形成，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说明只有在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下，彻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宰，特别是引入西方先进的女性文化思潮，才能使女性写作取

得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条件，实现真正的女性自觉，并凸显女性文学在整体文学中的意义。而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和当代期虽呈现出总体上的向前递进走势，但其行进的“阶段性”特征仍是异常鲜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化观念的重大调整与更新，产生许多的现代性新质，遂使我国的女性文学发展受惠甚多。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整体新变和快速发展，就源于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大量引进外来文学思潮，注重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于是就有女性文化、文学思潮的更深层次的介绍与探究，就有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的生成，女性作家群也会以密集而又亮丽的身影活跃在新时期文学舞台上，使中国女性文学既有量的拓展，又有质的提升，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观。这是“现代期”女性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也非新中国成立初“十七年文学”所可比拟，其中昭示的实绩、经验，便值得人们细细记取。如此说来，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作“整合审视”，揭示其“层级性”演进态势，借以透视文学的整体变化和特定时段文学的特殊意义，不失为女性文学研究中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正由于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走向有较为明晰的把握，本书著者论述“承续与嬗变”的命题以为当今女性文学汲取有效经验，会有所收获。基于宏观视野的整合研究，本书的结构框架围绕“承续与嬗变”的话题，论述渐次展开与深入，就有可能使论题得到较充分的论证。第一章“文化语境转换与女性话语的嬗变”，是带有总论性的阐述，着眼于对女性文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女性文学观念演化、女性话语的嬗变，探讨女性意识由模糊到清醒自觉乃至日渐成熟的过程，这对于展示我国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动态历程是十分必要的。女性文学观念的演化，关涉女性话语立场的变化、女性文学传统的承续与变异等多个话题，如此阐述，正应合了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动态发展趋势，显示出在现代、当代期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文学不同的发展特点与走势。这不仅是一种文学史的观照视角，更重要的是就此可以总结中国女性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内在历史经验。第二、三章“多维女性人生与女性形象的时段印痕”和“文本嬗变：三种典型文本昭示女性意识的递进”，是对论题的深入展开，分别从女性形象的多样创造和女性文本的不同特质探究现当代女性文学的进展与变异状况，切入具体的文本层面对

承续与嬗变进行整合审视。主要选取丁玲、张爱玲、林白这三种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文本，以说明女性意识的递进促成女性文学的深化，有助于从几个“点”的深入把握文学的整体面貌，从中透视出完善女性写作应有的选择。第四、五章“‘现代期’女性文本的意义与局限”和“新时期女性文本的变革与超越”，是对现当代期文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比较中凸显两个时期文学的不同特质。比较的侧重点依然是女性意识的变化与文学形态的关系。指出“现代期”文学虽不乏部分的女性自觉，包含了女性生命意义的哲性思考等因素，但其女性文本呈现的复杂性及女性意识的缺失与不足，仍显出女性文学形态尚欠完备的局限；而“当代期”特别是新时期女性文学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且产生许多文学新质，诸如：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个人化写作姿态显现女性文学的“个人性”特质，清醒的自我意识表现当代女性的生存之真等，从而凸显出新时期女性文本对于“现代期”文学的整体上的超越态势，为完善我国的女性文学积累了诸多经验。总体上看，本书的论述思路是清晰的，尤其是全书围绕“女性意识”的演化阐释“承续与嬗变”话题，使所论相对集中，又突出了论题主旨，论述思路保持了整体上的一致。

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在描述、探寻历史现象时，也有对中国女性文学现状的审视和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最后一章“整合审视：对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思考”，便是对此的集中展示。它从“传统/现代”、“现代/当代”、“本土/世界”三个维度，提出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指出实现女性写作的跨越性进展的必要，强调在全球化语境中必须坚持我国女性文学的民族性与自主性，提出的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当下的女性文学创作，随着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女性意识进一步自觉与强化，艺术上日趋成熟，显示出文学品位的整体提升，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此时的女性写作也有不少可议之处，比如在文学观念上，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过度阐释偏离了国情，有碍于本土文学的生长，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使女性写作显出更多的功利色彩，身体写作和私人化写作的无节制表现也会带来负面效应，等等。这说明女性意识的认识还有待深入，女性文学创作经验有待积累，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拓展空间。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中国女性文学传统问题，强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坚持民族性与自主

性问题，就不是无的放矢，恰恰能给人诸多启迪。

上面所论，是从选题意义到结构框架对本书的简要述评，从中不难看出著者写作此书是花了不少工夫的，因此也取得了不小收获。当然，这样一个有着较大结构框架和理论深度的研究课题，出之于一位年轻学人之手，毕竟颇为不易，当然也会留下一些缺憾。本书各章的结构布局是可取的，但各章所论也有不平衡之处，有的论述较为详尽，有的则稍嫌单薄；对女性文本的解读，特别是作为“典型”解剖的重要文本的剖析，尚有欠深入之处；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阐述，如对女性文学基本特质的把握，对女性文学意义的阐释，还有待从学理层面作更深入的探究，存在许多理论提升空间。这也许是对著者提出的较高要求，但从完善、提升学术研究而言，这样的要求是应当提出的，尤其是对于一位成长中的学人，对其学术上的长进更应有所期待。

雷水莲曾是我的学生，我曾担任过其硕士研究生导师。她研究女性文学已历十数年之久，此书当是其“十年磨一剑”的产物。这委实不容易。想当初她来我们这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提出要研究女性文学，我还表示过质疑，觉得这样一个有相当理论难度的研究选题实在不易为之。但其学位论文居然做得不错，于是也就对她在这条学术路子上继续走下去有了信心，并鼓励她在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更有所成。此后她果然依旧痴心不改，继续着女性文学的探究，且时有成果问世，经几年努力，终于写出了这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专著，表明其在学术之路上已跨出了较为坚实的第一步。这是可喜的，所以我要向她表示祝贺。同时也期望她以这部著作的出版为契机，鼓舞起学术研究信心，再作努力探求，在女性文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12年12月5日于浙师大丽泽花园

目 录

序	王嘉良 (1)
绪论 中国 20 世纪女性文学的层级性演进态势	(1)
第一章 文化语境转换与女性话语的嬗变	(13)
第一节 五四文学与中国“娜拉”们的言说	(15)
第二节 30 年代：介入社会革命凸显的“女子汉”现象	(37)
第三节 “南玲北梅”：战争环境中的“边缘化”女性写作	(45)
第四节 女性主体失落：“17 年”时期女性文学的缺失	(56)
第五节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背景与女性意识的回归与自觉	(66)
第六节 市场经济策动下女性文学的多元发展趋向	(82)
第二章 多维女性人生与女性形象的时段印痕	(92)
第一节 “五四”启蒙与“莎菲”式的叛逆绝叫	(93)
第二节 迷乱人生与曹七巧们的生存困境	(102)
第三节 “一个人的战争”：基于个性自觉的女性书写	(109)
第四节 后现代语境中“上海宝贝”之类的“另类人生”	(117)
第三章 文本嬗变：三种典型文本昭示女性意识的递进	(127)
第一节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观念的演进态势	(127)
第二节 丁玲：介入现代历史语境的“变通策略”	(130)
第三节 张爱玲：走出男权中心话语的“突围表演”	(141)
第四节 林白：“私人化”写作拓展女性表达空间	(146)

第四章 “现代期”女性文本的意义与局限	(156)
第一节 “政治/性别”文本的女性自觉与缺失	(156)
第二节 “她们”的“神话”:女性生命意义的哲性思考	(160)
第三节 “现代期”女性文本呈现的复杂性	(166)
第五章 新时期女性文本的变革与超越	(174)
第一节 陈染的个人化写作姿态	(174)
第二节 林白的当代女性生存之真	(182)
第三节 注重“身体写作”拓展女性文学表现力	(187)
第四节 新时期女性文本整体上的超越态势	(192)
第六章 整合审视:对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思考	(203)
第一节 传统/现代: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	(204)
第二节 现代/当代:实现女性写作的跨越性进展	(219)
第三节 本土/世界:全球化语境中女性文学的民族性与自主性	(225)
结语	(233)
参考文献	(236)
后记	(245)

绪论

中国 20 世纪女性文学的层级性演进态势

审视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是：如何看取女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背景中的自身演变发展轨迹，进而把握在此整体文化框架下女性文化观念、女性文学形态的生成、承续与嬗变，由此总结出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应有的历史经验。

只要对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稍作检视，即可发现：在中国 20 世纪文化框架内，现代女性文学观念的确立，女性文学的长足发展，呈现出一种脉络清晰、阶段分明的层级性演进态势，即由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觉醒，到现代期女性文学的成型，再到当代期女性文学的发展与嬗变，逐渐融汇到世界女性文学大潮中。这一演变、发展轨迹，恰恰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全程中，应和了现代中国女性文学思潮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思潮的动态发展趋势，显示出在现代、当代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文学不同的发展特点与走势。

20 世纪的中国，处在旷古未有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的大变动时期。这是中国的文化思潮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在世界科学、民主文化思潮激荡下，持续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思想体系日渐土崩瓦解，国人以开放性的眼光面对世界文化潮流，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同时，中国人现代文化观念的接纳、形成、衍化、发展，也是同本世纪的历史进程相始终的。世纪之初，五四文化思潮构成了对中国旧有文化思想体系的有力冲击，随着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接纳世界文化新潮并经中国人自己选择的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显示出

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起点的特点。此后中国造就了一支“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①，在整个“现代”时期，新文化运动可谓不绝如缕：从“五四”开始，新文化启蒙运动、文学革命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文化运动等各类文化运动层出不穷，都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包括女性文化）多个层面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时期，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时期，文化思潮发生了很大变革；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来文化思潮，文化和文学观念的嬗变更为突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驱动下，经济文化居于重要位置，由此带来的商业文化、时尚文化等冲击、改变着固有的文化观念，促使女性文化观念发生重大转换。经此文化的发展与变衍，又不断强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我国的女性文学以民族的本土文化为根，以别国文化为借鉴，相互交流、融合，在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与发展。透过这一中国文化动态结构的描述，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化历程作层级性透视，整合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承续与嬗变，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事实上，就女性文学的命题而言，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生成、变迁，始终是一个古老的不竭的话题。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男性文化从来都是执文化霸权之牛耳，在绵延着父权制文化结构的社会体系中，女性文化的支柱被长期倾斜着。男性话语成了文化的中心形态，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是长期被忽略和排斥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书写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只能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以男权立场和男性话语进行描述的历史。随着文化的递进与转型，这样的历史必然会被改写或重新书写，一部崭新的女性文化/文学史必然会屹立于世。而女性的觉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实际上也在不断的文化递进中走上历史的前台。这首先表现在西方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日渐成熟与演进。

在西方，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狂飙驱散了封建主义的阴霾，显露出人文主义的曙光。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宣传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促使女性终于意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特别是随着美国独立战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女性写作开始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西方，女性文学与女性写作一直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仅就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看，女性作家就有瑞典小说家拉格洛夫 (Selma Lagerof)，意大利小说家黛莱达 (Grazia Deledda)，挪威小说家温塞特 (Sigrid Undset)，美国小说家赛珍珠 (Pearl S. Buck)，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瑞典女诗人、剧作家萨克斯 (Nelly Leonie Sachs)，南非小说家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 等等。

当然，西方的女性意识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女性文学观念、女性写作策略，也有一个递进与演化的过程。在女性文学史上，英国的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① 创作的《傲慢与偏见》(1813 年)，被公认为是第一部揭示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著名小说。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肖华尔特曾把奥斯汀与几十年后成名的著名女作家夏绿蒂·勃朗特 (1816—1855)，一同归于模仿男性话语的女性作家之列。在她看来，早期的女性文学主要是“模仿” (Imitation) 与“内化” (Internalization) 男性的价值标准。到了 20 世纪，女性文学不再囿于争取女权，而是要解决如何做“女人”的问题，此时期更为重视对男女两性角色的探索，从而对父权制文化提出全面的质疑。这无疑是认识女性并由此及于女性写作的重大进展。法国的女批评家肖珊娜·费尔曼 (Shoshana Felman) 曾有过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女人，就足够可以讲女性的话吗？‘作为女人说话’ (Speaking as a woman) 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某些生理条件决定的，还是由一种策略和理论上的立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女人的话语是由解剖学还是由文化决定的？”^② 这里揭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提出女性话语、女性写作，并非

^①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 的说法，奥斯汀是“第一个现实地描绘日常平凡生活中平凡人物的小说家。(她的作品) 反映了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喜剧，显示了‘家庭’文学的可能性。她多次探索青年女主角从恋爱到结婚中自我发现的过程。这种着力分析人物性格以及女主角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做法，使她的小说摆脱 18 世纪的传统而接近于现代的生活。正是这种现代性，加上她的机智和风趣，她的现实主义和同情心，她的优雅的散文和巧妙的故事结构，使她的小说能长期吸引读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上海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1985 年 6 月。)

^② [美] 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 页。

仅仅是基于“生理条件”的需要，也不只是具有“解剖学”上的意义，而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全面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立场与策略，这就把审视女性和重视女性写作，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加以认知。

反观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话语权的确立，是远远滞后于西方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宰，男权中心文化的地位十分牢固，“女性”的个体生命价值，“女性”作为“人”的独立自主意识，被长期深埋于地下，鲜有改观。其间虽出现些许正视女性的声音，也有不少不甘于命运被主宰的女性的挣扎与抗争，但打破“铁屋子”的艰难，总是使得女性地位的改观，女性价值的被珍视，收效甚微。在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只有在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下，彻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的主宰，特别是在引入西方先进的女性文化思潮，才得以实现。而这恰恰发生在我国现代第一次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的“五四”时期。正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所说的：只有到了“五四”，“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①她们指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文学的自觉是在“五四”时期，这是颇有发现之论，因为这乃是一种群体性的觉醒，虽然其间还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但毕竟在中国女性文化/文学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由“五四”发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走上了自己独特发展的路径。这同样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其间充满着曲折与艰辛，女性的自觉，女性文学在整体文学中凸显的意义，都是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并日渐显示出向前递进的走势。纵观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在下述三个阶段性节点上，呈现出层级性演进态势。

首先，“五四”滥觞期女性文学的初兴。

探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源起及种种成因，其滥觞期的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不可忽视。

其一是“五四”前“新女性”文化为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本土的思想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文化资源。19、20 世纪之交，我国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其固有弊端已日益显露，产生了文化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文化背景中滋生的基于“内源性”自觉而又有适当外来文化调理的“新女性”文化，就成为“五四”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本土思想文化资源。深受传统文化浸淫而又有强烈革命要求的杰出女性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的女权革命者。她是近代的“女革命”先驱，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先驱。20 世纪初，她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接受了异域新潮，眼界大为开阔，女性自觉的意识也更为显露。她曾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女性自己的报纸《中国女报》。她在《发刊词》中说：“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抚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姐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① 周恩来也曾高度评价她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勉女权歌》是秋瑾作为一代女性文化先驱的划时代的妇女解放宣言书：“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② 歌中号召受压迫妇女从旧生活中“奋然自拔”。在当时，能将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目标结合起来可谓难能可贵！尽管秋瑾式的“新女性”是在特定的民族民主斗争中出现的，同“五四”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女性”还有着质的差别，但其无疑是在本土文化思想资源中崛起的一个范例。在文学创作中，秋瑾将女性人格意识的觉醒与觉醒了的女性感情注入文本，为中国女性文学思想品格的重新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开端，并在新旧女性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这位集诗词、歌赋、译文等于一身的女性作家高扬的中国女性文学旗帜，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在当时或许只是作寂寞孤独的绝唱，但它仍然具有不可泯灭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

① 秋瑾：《秋瑾集》，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2 页。

② 同上书，第 117 页。

其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于西方女性文化的译介，提供了更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如果说，“五四”前“新女性”形象的确立，其所提供的只是一种现实的榜样意义，那么，女性意识的理性自觉，便能洞察底蕴透析女性命题，它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更大的效应。1918年，胡适为《新青年》杂志编辑的“易卜生专号”，开启了全面翻译、介绍易卜生及其作品的先河。早在清末民初，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一些剧本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在五四时期，这些剧本的翻译和上演，在知识界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恩格斯曾对易卜生戏剧作过精湛的分析：“……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①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非个人式的新生活》等文章中提出自己的主张：“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和社会不能分离的。个人必须完全“投身”到社会中去。尤其是他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胡适看来，“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② 他主张个人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在《玩偶之家》中，当娜拉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的时候，毅然抛弃了家庭、丈夫和儿子飘然而去。可见，人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可能对人生作反思。在胡适看来，娜拉就是这种人。正是有了自我的反思，女性的生命意识才会变得自觉，才会有自觉的社会使命意识的承担。在五四时期，一个“娜拉”出走带动一批女性纷纷从旧家庭中勇敢地走出来，就如易卜生所言的“救出自己”^③。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便尖锐地提出过这个问题，认为当时的中国式的娜拉出

① 茅于美：《易卜生和他的戏剧》，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② 杨犁主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③ 同上书，第742页。